

谭正璧学术著作集

三言两拍源流考

(下)

谭正璧 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谭正璧学术著作集



三言两拍源流考



(下)

谭正璧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醒世恒言

醒世恒言卷一

两县令竞义婚孤女

南昌有李某，业木；段某，业针；刘某，业星命。嘉靖间，俱以岁旱迁湖省金沙洲，家焉。比邻乡戚，情好甚笃。亡何，李有侄乔，来相依受徒。乔工制举业，从者日众，修脯渐饶。刘视其星命当大贵。时段有女，少乔五六岁，刘因执伐以聘。明年庚午，乔归应试，欲娶女偕归。而段之妇忽中变，谓富贵未有期，乔固窶人，罢口诵即饥矣，奈何舍爱女适他省！然不可背盟，遂为计诳乔，谓：女当夜登舟，而已当送半道始返。实则贖女，乔与刘皆罔识焉。乔归，即以儒士乡会联捷，副刑部郎。久之，擢守成都，便道还过湖省，馈贻段父母甚厚，而为礼甚恭。段女适萧子，败荡日贫，而羨贖者拥高华，郁郁病卒。——《耳谈》。（《寄园寄所寄》卷十《驱睡寄》）

《雨窗杂录》：正德中，南昌李某，业木作；段某，业针；刘某，业星卜，俱以岁旱迁湖广金沙州，家焉。乡戚比邻，情好甚笃。亡何，李有侄乔，来湖省叔，相依授徒。乔工制举业，从者日众，修脯渐饶。刘推其星命，当大贵。段有女，少乔四五岁。刘因执伐，遂聘段女。嘉靖壬午，乔归应试，欲娶女偕归。而段妇忽中变，谓：乔固窶人，失馆即饥矣，奈何舍爱女适他省！又不可背盟，遂为计诳乔，谓：女当抵暮登舟，己亦送半途始返。实则贖女，乔与刘皆罔识也。乔归，援例入场，乡会联捷，官刑部。久之，擢守成都，便道还乡。过湖省，馈遗段父母甚厚，而为礼亦甚恭。段女适萧姓子作天平者，败荡日贫，而羨贖者拥高华，膺官诰郁郁病卒。（《坚瓠余

集》卷之二《贗女受封》)

万历中，一部郎娶妾扬州，既登舟，则非所择取也。媒氏惧，伏罪，请归易之。部郎以为非体，且貌虽逊丽于所择，而厚重过之，因挈之赴任。得子，未几，擢宪副，金章黄盖，过女父家。询曩所择女，则下嫁伍伯。女闻其归，从帘内窥之，遂自经死。（《坚瓠秘集》卷之五《部郎厚德》）

赵明甫，天水人也，名仁美。选三《传》擢第，授江表太兴县尉。累以政闻，迁授蒲县令。仁美素晓三命，能自知官禄寿，常谓人曰：“余官不过邑长，寿不过六十岁。今吾五十四岁矣，其不远也。然余有一女未适人，此为急务。”即请人于属邑中选有德行学业者配之，未会间。有日者经过，乃趋谒赵令。因话令之禄寿，如仁美之言。令曰：“某亦自知耳。然一女子未从人，有此未了，余则无事也。”未选得女婿间，先为女觅一女仆使。忽一日命扫庭，忽涕泪。令曰：“何故？”女仆曰：“某姓王，父尝为此邑令，某生此县中。因丧父母，不觉涕泪交下。”令问其父名，曰：“名德麟。”令思之，乃是亲戚，因即惨然，又曰：“何至如是？”女仆曰：“卯角之时，遭兵革乱离之苦，被人掠卖，一至于斯。”令乃谓其妻曰：“彼我女不忧不嫁遣，且辍吾女妆奁之具先嫁之。”乃于众言曰：“某近认得一侄女，今先聘人。”俄择邑客有善者从之。其所生之女，却未嫁之。忽一日，经过善相人，复谒于令。见令，大骇曰：“昨观君容，其命将殂。今日观之，福祿与寿，未可言也。莫是在政别有异能？不然雪冤乱之事？”令曰：“某别无能。”因话嫁女之事。答曰：“只此便是，更何求之？”是知阴功及物，当世有增延寿祿。后人观此，胡不动心乎？（《搜神记》卷五）

余为儿童时，尝闻祖母集庆郡太守陈夫人言：江南有国日，有县令钟离君，与县令许君结婚。钟离女将出适，买一婢以从嫁。一日，其婢执箕帚治地，至堂前，熟视地之窠处，恻然泣下。钟离君适见，怪问之。婢泣曰：“幼时，我父于此穴地为球窝，道我戏剧。岁

久矣，而窠处未改也。”钟离君惊曰：“父何人？”婢曰：“我父乃两考前县令也，身死家破，我遂落民间而更卖为婢。”钟离君遽呼牙侩问之，复质于老吏，具得其实。是时许令子纳采有日，钟离君遽以书抵于令，而止其子，且曰：“吾买婢得前令之女，吾特怜而悲之，义不可久辱，当辍吾女之奩篋，先求婿以嫁前令之女也。更俟一年，别为吾女营办嫁资，以归君子可乎？”许君答书曰：“蓬伯玉耻独为君子，何自专仁义？愿以前令之女配吾子，然后君别求良奥以嫁君女。”于是前令之女，卒归许氏。祖母语毕，叹曰：“此等事，前辈之所常行，今则不复见矣。”余时尚幼，恨不记二令之名，姑书其事，亦足以激天下之义也。（钟离名瑾，合肥人也。）（《东轩笔录》卷之十二）

按《厚德录》及《丛善心鉴》皆有此条，后者钟离名权不名瑾，当有误。

钟离瑾，开宝间宰江州之德化。明年，将以女归许氏。居一日，谕其胥魁俾市婢以送女。翌日，胥与老姬引一女子来。问其何许人？姬曰：“抚之临川人也。幼丧其亲，外氏育之。”女受姬戒，亦不敢有他言。君视事少间，归，遇于屏。见女流涕有戚容，且疑其家叱骂，诘之，曰：“不然。某之父昔曾令是邑，不幸与母俱丧，无亲戚以为依。时方五岁，育于胥家十年矣，且将为己女。今明府欲得媵妾，胥与姬以某应命。适见明府视事，追感吾父，不觉涕零。”君大惊，呼胥、姬以审，如女言。诫家人易其衣食，如己所生。以书抵许氏告缓期，姑将辍吾女之资以嫁焉。许亦恻然，复曰：“君侯独能抑己女而拔人之孤女。予固有季子，顾得以为妇，安事盛饰哉！”卒以二女归许氏。久之，君梦一绿衣丈夫造庭，拜而谢曰：“不图贱息辱赐于君。然得请于帝，顾奉十任有土官，故来致命。”后果历十郡太守，终于江淮发运使。今钟离氏有仕籍于朝常十余，独出君之

后，故世为肥之冠族。若许之名爵，父老已失其传。呜呼！二君之用心非有求于世者，特发诸至仁耳。彼附贵而亲，矜然自以为得，独何人哉！施报之事，儒者盖鲜言，若蛟龙断蛇，杜回结草，千古岂苟传，亦有以警劝云。（《括异志》卷第十《钟离发运》）

江南有国日，有县令钟离君，与邻县令许君结婚。钟离女将出适，买一婢以从嫁。一日，其婢执箕帚治地，至堂前，熟视地之窠处，恻然泪下。钟离君适见，怪问之。婢泣曰：“幼时我父于此穴地为球窝，道我戏剧。岁久矣，而窠处未改也。”钟离君惊曰：“而父何人？”婢曰：“我父乃两考前县令也，身死家破，我遂落民间而更卖为婢。”钟离君遂呼牙僧问之，复咨于老吏，具得其实。是时许令子纳采有日，钟离君遽以书抵许氏，而止其子，且曰：“吾买婢得前令之女，吾特怜而悲之，义不可久辱，当辍吾女之奁篋，先求婿以嫁前令之女也。更俟一年，别为吾女营办嫁资，以归君子，可乎？”许君答书曰：“蘧伯玉耻为君子，君何自专仁义！愿以前令之女配吾子，然后君别求良配，以嫁君女。”于是前令之女卒归许氏。此等事前辈之所常行，今则不复得而见矣。——出魏泰《东轩笔录》。（《说郛》卷第九十四《厚德录》）

按此文较《东轩笔录》原书所载反见完整，故重录之。

《搜神记》：赵明甫，天水人，名仁美，迁受蒲县令。有一女未适人，选有德行学业者配之。未得婿，先为女子觅一女仆。一日，命扫庭，忽涕泪。令曰：“何故？”女仆曰：“某姓王，父尝为此邑令。某生此县中，因丧父母，不觉涕泪交下。”令问其父名。曰：“名德麟。”令思之，乃是亲戚，因即惨然。又曰：“何至如是？”女仆曰：“卍角之时，遭兵革乱离之苦，被人掠卖，一至于斯。”令乃辍其女妆奁之具，先嫁之。（《古今图书集成·明伦汇编·闺媛典》第三百六十七卷《闺恨部·纪事》）

五代江南钟离权宰江州德化，将以女嫁邻县许令，谕胥魁（今之县吏）市婢从。翌日，胥与老姬引一女来，曰：“抚之临川人也。”一日，权视事归，见女泣于屏间。诘之，答曰：“某父昔令是邑，不幸与母俱亡，时方五岁，育于胥家十年。明府欲得妾，胥以应。今追思吾父，不觉涕零。”权呼胥姬审，如女之言。戒家人易其衣食，如己所生。以书抵许，告缓亲期，将辍嫁女之资以遣焉。许因请为季子妇。卒以二女归之。久之，权梦一绿衣造（去声）庭，谢曰：“不图贱息辱赐于君，然得请于帝，愿以十任守土官谢。”后果历典十郡。——《丛善心鉴》。（《为政善报事类》卷之四《孤嫁得谢》）

宋赵仁美（天水人也），授蒲城令。素晓星命，自谓官不过县长，寿不过六十。有日者谒之，亦如其言。将遣女，先觅得一女仆。一日，命其扫庭，忽拥臂而泣。令问其故。对曰：“某姓王，父名德麟，尝为此邑令，某生此县中。因思父母，不觉涕下。”仁美因怆然曰：“何至是？”女曰：“某生不辰，兵革乱离被人掠卖，一至于此。”仁美白妻，辍嫁女奁具先嫁之。忽一日，先谒日者至，大骇曰：“昨睹君官尽命将殂，今日观君禄寿未可量也。岂政有异能，雪冤滥，获是报乎？”仁美曰：“某粗守法，固无出死入生之事。”谒者曰：“请细筹之。”赵因话嫁女仆事，答曰：“只此是矣，更何求焉！”因再贺曰：“此去寿禄未可量也。”——《搜神记》。（《为政善报事类》卷之十《孤女蒙恩》）

按《搜神记》乃晋人所作，篇首“宋”字乃引者误加。

王知县官南昌时，一日凌晨，见一婢子堂中执彗而泣。诘其故。乃曰：“妾本陆知县之女，父受替去，经过鄱阳湖，为劫贼所害，行留妾一身，流转到此。”谓之县吏，皆曰：“然。”知县有女，许邻邑知县之子，涓日毕礼。遽书报之曰：“及得前故交代之女，年已及笄，欲那展一年，收拾余俸，以办奁具，与女子同时而嫁。”邻邑知县

报云：“某有一侄，年几弱冠，请将令女奁具中分之，嫁吾子与吾侄，庶成一段义士(事)也。”出嫁之夕，烛下忽见一人拜于庭下。惊问之。曰：“前任陆鸿渐，顷遭劫贼，留一女在此，念其流落无归。今蒙嫁遣，故来相谢。缘此阴德，增寿一纪，将来子孙三人及第。”语毕，遂不见。后果如其言。(《国色天香》卷之五《名儒遗范广阴德》)

唐范明府者，忘其名，颇晓术数，选授江南一县宰。自课其命云：来年秋，禄寿俱尽。将出京，又访于日者。日者曰：“子来年七月数尽，胡为远官哉？”范曰：“某固知之。一女未嫁，利薄俸以资遣耳。”及之任，买得一婢子，因询其姓氏。婢子曰：“姓张，父尝为某堰官，兵寇之乱，略卖至此。”范惊起问其父名，乃曩昔之交契也。谓其妻曰：“某女不忧不嫁。”悉以女妆奁择邑客谨善者配之。秩满归京，日者大骇曰：“子前何相给之甚，算子禄寿俱尽，今乃无恙？非甲子差谬，即当有阴德为报耳。”范曰：“俱无之。”日者询问不已，范以嫁女仆事告之。日者曰：“此即是矣。子之福寿未可量也。”后历官数任而终。(《报应录》)

按《新编分门古今类事》卷十九《明府嫁婢》条引《成都杂记》，文字仅与此文小异，当同出一源。

《增寿》，觉非子。记载陆君九渊有妹桂华，指腹结婚于许文德。陆以忤权使元，桂华遭吴羲之乱，周姬转鬻之德化令钟离君。钟离知桂华即前令女也，善视之，与己女兰英等。许君初聘英，继闻钟离之义，改聘令女，而不知令女即指腹之桂华也。遂以兰英归陆君，两家世称姻娅。钟离好义，获增禄寿，因名之为《增寿记》。是记体格大类《香囊》，而头绪过烦，阅者不易解，故为缕述之如此。(《远山堂明曲品》)

《百寿图》，一名《柏寿图》，不知何人所作。所演赵璋女月香，

本之《今古奇观两县令竞义婚孤女》事。而改前令石璧为赵璋，又改后令钟离义为寇准。然据《厚德录》，则钟离君本失其名，“义”字乃小说添出，其前令及前令之女，亦失书其姓，石璧与月香，亦小说所添出也。剧以《百寿图》标名，谓贵戚曹大本家之画图，被盗失去，而贾昌有祖传《柏寿图》，几至李代桃僵。赵璋辩其诬而出之，因获罪于权贵，以得重祸。此非传奇中要紧关目，似不如取“竞婚”之意为名也。宋李元纲《厚德录》：江南有国日，有县令钟离君，与邻县令许君结婚。（小说云，南唐李氏时，江州德化县，其令名钟离义，视《录》较详，然未知的否。又言邻县德安高尹，与《录》所称许君互异，《录》失之简，小说好凿凿言之，又未必皆实也。）钟离女将出适，买一婢以从嫁。一日，其婢执箕帚治地，至堂前，熟视地之窠处，恻然泪下。钟离君适见，怪问之，婢泣曰：幼时我父于此穴地为球窝，道我戏剧。岁久矣，而窠处未改。（添出以水浮球，乃借用文彦博事，剧又据以传奇耳。）钟离君惊曰：而父何人？婢曰：我父乃两考前县令也，身死家破，我遂落民间，更卖为婢。（小说添出石月香姓字，又添叙身死家破之故。言石璧本抚州临川人，入籍建康，丧妻无子。月香八岁时蹴球入穴，其父问何法可出，月香使婢提水，倾入穴中，球即浮出。后璧因烧损官粮千石，削职赔偿，抑郁而死，女使牙婆官卖。县民贾昌曾以命案系狱，石令雪冤出之，深感令恩，即用价买月香，并其婢，属其妻尽力供养，奉之如主，其后贾昌经商于外，每得佳美细绢，先奉月香，其妻心愤，遂令日作女工，并诸杂役，又恐昌回诟怒，竟属张媒卖于钟令为婢，又卖其婢为民妻。昌后归家，与妻大哄，访知嫁与高令之子，乃赎婢夫妇以赠之。其情节甚详，未审的否。）钟离君遽呼牙侩问之，复咨于老吏，具得其实。是时许令子纳采有日，钟离君遽以书抵许氏而止其子，且曰：吾买得前令之女，吾特怜而悲之，义不可久辱，当掇吾女之奩筐，先求婚以嫁前令之女也。更俟一年，别为吾女营办嫁资，以归君子，可乎？许答书曰：蓬伯玉耻独为君子，君何自专仁义？愿

以前令之女配吾子，然后君别求良配，以嫁君女。于是前令之女，卒归许氏。此等事，前辈之所常行，今则不可得而见矣。（小说云，钟令以书致高令，求宽嫁娶之期。高令答书，愿娶石氏。钟以婚不可换，复致书请先嫁石氏，后嫁己女。高令有二子，长曰登，即钟婿，次曰升，未聘，高令即请于钟，娶石氏为妇。二子同日成婚，钟以一副奁资，剖为两分云。按此似补《厚德录》之未及，然恐天下未必有此恰好事也。）又按《宋史陈规传》，规尝为女求从婢，得一妇，甚闲雅。怪而询之，乃云梦张贡士女也，乱离夫死，无所托，鬻身求活。规即辍女奁嫁之，闻者感泣。事亦相类。又按《搜神记》，赵明甫令蒲，为女觅一女仆，忽扫庭而流涕，问其何故，女仆曰：“某父尝为此邑令，遭乱离，被人掠卖，以至于斯。”令乃辍女奁具，先嫁之。（此事更绝似，乃赵令嫁前令女，今剧则记赵令为前令也。）据剧云：江左赵璋，字瑶京，由贡士为江州德化县尹。妻曾氏，已故。遗女月香，蹴踘滚入穴中，用水浮之而出。（按文彦博幼时，与群儿嬉，球入穴中，彦博用水浮出，与司马光击瓮破水，以救小儿，皆称幼慧，且具宰相经济也。剧事相合。）国戚曹大本，（按剧所指，盖掇拾《龙图公案》等事，形容曹国舅之豪恶也。宋仁宗曹后，其家极醇谨，无害民事，且既系仁宗时，则不应复言寇准为令矣。）失去《百寿图》一轴，令所在张檄缉捕，又遍放私债，令州县官催讨。商民贾昌有祖传《柏寿图》，王维所画，妻弟谷六痴（按南中以鸱鸱为“谷六痴”，剧恶其人，为标此名也。）怒昌不恤，遂首昌盗画。璋呼诘不符，纵昌不问。（此关目与小说异。）又医人华直等，以征债事，具呈于县。璋遍召负曹债者，取曹券当堂毁之，又捶曹所遣役。役乃构祸，罢璋官，且追璋抵偿债银五千两。璋忿，欲服药自尽，华直以药与之服，立死。后负而远遁，用药解之，复生，乃相与侨居太原。贾昌见璋亡，监司押卖其女，乃出三百金买归，属妻谷氏好待。（剧云，月香愿认为女，贾昌不可，使妻以客礼相待，此与小说相合。剧云谷六痴嗾其姊磨折月香，后又设计鬻之，此则小说之所无也。）昌

后贾贩于外，谷氏听弟谋，鬻月香于令。其令乃寇准也，（说白云，准为崖州司户，转江州判官，暂知德化县事。按准为崖州司户，乃由宰相贬官，剧但见司户之小，谓从此迁令，可笑！剧又云准妻杨氏，有女蕊芳，许上高令狄谊之子清，此乃由小说两令为亲家套出，并非实事。）其女字上高令狄谊子，将嫁而买婢。及得月香，询知前令之子，作书与谊，以璋女嫁其侄原。贾昌商归，其妻诬以月香已死。昌诘而得其情，忿怒远出，改名甄义。抵太原，与璋及华直遇，三人共居。六痴诬姊觅夫，挈至太原。时直劝义纳继室，六痴不知即昌，乃与媒计，以姊嫁之。诱姊云，已觅得昌所在，舆入其寓，已即挟资以窜。谷氏入，则见昌方娶妇，昌又以为妇转嫁也，反目大哄。直等为和解之。狄原赴举擢第，以璋故，力攻大本，言其私交赵元昊，黜退。原复为璋辨雪，复其官。父女翁婿乃获相聚。（按此剧本有实事，妆点多虚转不可信，似不如即本事略加增饰为妙。）（《曲海总目提要》卷三十五《百寿图》）

《两县令竞义婚孤女》，演五代时南唐德化县令钟离义与德安令高原争恤一石氏孤女，分任婚嫁之事。出《恒言》卷一。事见宋李元纲《厚德录》（《稗海》本卷一），又赵善璩《自警编》乙引《东轩集》，事亦同。（《今古奇观序附解题》）

按《厚德录》系引《东轩笔录》，已见前。《自警编》所引《东轩集》，似即《东轩笔录》之异名也。

醒世恒言卷二

三孝廉让产立高名

京兆田真，兄弟三人，共议分财。生资皆平均，惟堂前一株紫荆树，共议欲破三片。明日就截之，其树即枯死，状如火然。真往见之，大惊，谓诸弟曰：“树本同株，闻将分斫，所以憔悴，是人不如木也。”因悲不自胜，不复解树。树应声荣茂。兄弟相感，合财宝，遂为孝门。真仕至大中大夫。（《续齐谐记紫荆树》）

上于诸王友爱特甚，常思作长枕，与诸王同起卧。诸王有疾，上辄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形忧于色。左右或开谕进食。上曰：“弟兄，吾手足也。手足不理，吾身废矣，何暇更思美食安寝邪？”上于东都起“五王宅”，于上都制“花萼相辉”之楼，盖为诸王为会集宴乐之地。上与诸王，靡日不会聚。或讲经义，论理道，间以球猎蒲博，赋诗饮食，欢笑戏谑，未常惰怠。近古帝王友爱之道，无与比也。（《开天传信记》）

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，不成者行大法。应声便为诗曰：“煮豆持作羹，漉菽以为汁。萁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。本自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！”帝深有惭色。（《世说新语》卷二《文学》第四）

兴庆宫，上潜龙之地，即圣历初五王宅也。上性友爱，及即位，立楼于宫之西南垣，署曰“花萼相辉”，朝退，每诸王游，或置酒为乐。时天下无事，号太平者垂五十年。及羯胡犯阙，乘传遽以告，上欲迁幸，复登楼置酒，四顾凄怆，乃命奏“玉环”。“玉环”者，睿宗所御琵琶也，异时上张乐宫中歌舞，常置之别榻，以黄帕覆之，不以

杂他乐器，而未尝特用。至是，使乐工贺怀智取调之，又命禅定寺僧假师弹之。时美人善歌从者三人，使其中一人歌《水调》。毕奏，上将去，复留眷眷。因使视楼下工歌，有善《水调》者乎？一少年心悟上意，自言工歌，亦善《水调》。使之登楼，且歌。歌曰：“山川满目泪沾衣，富贵荣华能几时？不见只今汾水上，惟有年年秋雁飞！”上闻之，潸然泪出，顾侍者曰：“谁为此词？”或对曰：“宰相李峤。”上曰：“李峤真才子也！”不待曲终而去。（《次柳氏旧闻》）

有田氏兄弟三人，本相居无事。奈田三妻李三春，盘算极精，遂惑其夫，陈说分家之利害，逼田三立与其两兄分产。惟两兄初仍不允，因此日夜吵闹。甚至迁怒灶神，斥其不加佑护，竟将偶像打碎。两兄不得已，遂亦只得从其意见，检点财产什物，一一分配匀净，三股公分焉。（《平剧戏目汇考》六百零三《紫荆树》）

花萼楼为唐玄宗所建。《唐纪》云：“明皇友爱至厚，设五王幄，与五王处，号‘五王帐’，为长枕大被，与五王同寝。后于宫西南置楼，题曰‘花萼相辉之楼’。”又《次柳氏旧闻》亦记其事。但其中皆无男女爱情故事，似非话本所取材。（《醉翁谈录所录宋人话本名目考》三《传奇》四五《花萼楼》）

许荆字少张，会稽阳羨人也。祖父武，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。武以二弟晏、普未显，欲令成名，乃请之曰：“礼有分异之义，家有别居之道。”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，武自取肥田、广宅、奴婢强者，二弟所得，并悉劣少。乡人皆称弟克让，而鄙武贪婪，晏等以此并得选举。武乃会宗亲泣曰：“吾为兄不肖，盗声窃位，二弟年长，未豫荣禄，所以求得分财，自取大讥。今理产所增，三倍于前，悉以推二弟，一无所留。”于是郡中翕然，远近称之。位至长乐少府。……（《后汉书》七十六《列传》卷第六十六《许荆传》）

张孝基为人友爱，初举孝廉，父母卒，二弟俱幼。与分家产，孝基欲成二弟之名，乃田地居其肥者，童仆选其壮者。二弟感兄教训，毫不与争，乡里咸以孝基为假孝廉。县令闻之，特荐二弟义让

可嘉，奉旨征聘。及出仕数载，令闻遐著。孝基复劝二弟乞骸归里，共乐林泉。方始遍邀亲族，归还弟产，并籍历年所收余息，逐一交明。二弟更感其德，连辟不应，奉兄以终。（《遣愁集》卷之四《孝友》）

按此明以许武事为张孝基事，《遣愁集》乃纂辑之书，不知系据何书。

阳羨人许武，当举孝廉，仕通显，而二弟晏、普未达。武欲令成名，一日，谓二弟曰：“礼有分异之义，请与弟析资可乎？”于是括财产三分之。武自取肥田、广宅、奴婢强者，而推其薄劣者与弟。时乡人尽称二弟克让，而鄙武贪。晏、普竟用是名显，并选举。久之，武乃会宗亲，告之曰：“吾兄不肖，盗声窃位，二弟年长，未沾荣禄，所以向求分财，则自取大讥，为二弟地耳。今吾意已遂，其悉均前产。”遂出所赢，尽推二弟。（《智囊补》卷十三《术智部·许武》）

第五伦举许武孝廉，武以二弟晏、普未显，欲令成名，乃请之曰：“礼有分异之义，家有别居之道”。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，武自取肥田、广泽、奴婢强者，二弟所得悉劣少。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，晏等以此并得选举。武乃会宗亲，泣曰：“吾为兄不肖，盗声窃位，二弟年长，未豫荣禄，所以求得分财，自取大讥。今理产所增，三倍于前，悉以推二弟，一无所留。”于是郡中翕然称之。——《许荆传》。（《焦氏类林》卷之一下《兄弟》）

《三孝廉让产立高名》，演东汉许武事。武举孝廉后，欲令二弟晏、普成名，乃析产，以薄产予二弟。弟等皆无怨言，乡里称善，悉得举孝廉。出《恒言》卷二。事见《后汉书》一〇六《许荆传》。（《今古奇观序》附《解题》）

——以上正话

醒世恒言卷三

卖油郎独占花魁

汧国夫人李娃，长安之倡女也，节行瑰奇，有足称者，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。天宝中，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，略其名氏不书，时望甚崇，家徒甚殷。知命之年，有一子，始弱冠矣。隽朗有词藻，迥然不群，深为时辈推伏。其父爱而器之，曰：“此吾家千里驹也。”应乡赋秀才举，将行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，计其京师薪储之费，谓之曰：“吾观尔之才，当一战而霸。今备二载之用，且丰尔之给，将为其志也。”生亦自负，视上第如指掌。自毗陵发，月余，抵长安，居于布政里。尝游东市还，自平康东门入，将访友于西南。至鸣珂曲，见一宅，门庭不甚广，而室宇严邃，阖一扉。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，妖姿要妙，绝代未有。生忽见之，不觉停驂久之，徘徊不能去，乃诈坠鞭于地，候其从者，敕取之，累眄于娃。娃回眸凝睇，情甚相慕，竟不敢措辞而去。生自尔意若有失，乃密征其友游长安之熟者以讯之。友曰：“此狭邪女李氏宅也。”曰：“娃可求乎？”对曰：“李氏颇赡，前与通之者，多贵戚豪族，所得甚广，非累百万，不能动其志也。”生曰：“苟患其不谐，虽百万，何惜！”他日，乃洁其衣服，盛宾从而往。扣其门，俄有侍儿启扉。生曰：“此谁之第耶？”侍儿不答，驰走大呼曰：“前时遗策郎也！”娃大悦，曰：“尔姑止之，吾当整妆易服而出。”生闻之，私喜。乃引至萧墙间，见一姥垂白上僮，即娃母也。生跪拜前致词曰：“闻兹地有隙院，愿税以居，信乎？”姥曰：“惧其浅陋湫隘，不足以辱长者所处，安敢言直耶！”延生于迟宾